

陇东皮影戏的艺术魅力及其现代化

杨 明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艺术中造型语言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和木偶戏都属于被操作表演的傀儡。相对于比较立体的木偶，皮影是在平面上展示了一个精彩、绚丽的艺术世界。皮影戏诞生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发祥于陕西，成熟于唐宋时代，主要流传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兴盛于清代，主要在河北一带。乾隆年间，皮影戏传入法国巴黎、马赛和英国伦敦，国外戏迷称为“中国影灯”（参见靳之林《中国皮影》）。

皮影戏是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制成的人物等的剪影来进行表演的民间戏剧。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角色，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演唱，同时配以器乐，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参见孙建君《中国民间皮影》）。

中国不少地方戏曲剧种都是从皮影戏中派生出来的，而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方式以及表演艺术手段，对近代电影的发明和现代电影美术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先导作用。国际上一些电影史理论家认为，皮影戏艺术、剪纸艺术等是后来动画电影的雏形（参见刘亚莉《传统皮影戏的魅力与动画的创新》）。如今，中国皮影被各国的博物馆争相收藏，同时也是中国政府馈赠外国政要的佳品。由此可见，皮影艺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甘肃的陇东皮影，大约在明清时就已经十分流行，大致集中在平凉市、庆阳市所属环县、华池、宁县、庆阳、镇原、泾川等地。陇东皮影角色选用年轻、毛色黑的公牛的皮制作，这种牛皮厚薄适中，质坚而柔韧，色青而透明。艺人将牛皮刮干净、晾至净亮透明。制作者先将样稿轻画在牛皮上，然后用各种型号的刀具或刻或凿。之后用透明水色着色，颜色一般不混和，故而纯正绚丽、对比强烈。刻凿、着色完毕后“出水”（即熨平），这是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难的一关。出水后再晾干、装订组合即可上台表演（参见矫友田《图说老绝活——走进中国民间艺术的神奇世界》）。陇东皮影以环县道情皮影戏最具特色。道情起源于宋末元初，是当时道教的武当派和佛教的少林派，为了反对蒙古族的统治和外族的入侵，鼓动人民群众

反抗外族侵略而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环县道情皮影戏所用剧目多保留了传统的“图”和“卷”的名称，如《苦节图》、《忠义图》、《牧羊卷》、《孝廉卷》等等，也有《韩湘子出家》、《白蛇传》、《钟馗嫁妹》等剧目。

陇东皮影的创作擅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如其比例上头大身小、身段上窄下宽、手臂过膝等。造型精细秀丽、俊俏大方，外轮廓挺拔概括，镌刻精细流畅，重视图案的装饰效果，着色对比强烈明快。皮影人物的肢体之间的组合、分解合理，因而表演操纵十分灵活，充分表现了粗中有细、豪放有致的艺术风格。影人头饰虽然在装饰上非常繁琐，但是它紧贴头的结构特点，所以不显累赘；皮影的头植的结构把握得很好，其脸部与头饰的刻画繁简结合，线随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装饰处理。这两点是皮影戏人物的头植与戏曲脸谱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也是皮影独特的造型语言。皮影人物面部形象除个别丑角、鬼怪之类为四分之三的半侧面外，一般都是正侧面。皮影人物的侧面表现形式，是其他艺术种类中比较少见的，这也成为皮影戏人物造型最显著的特点。皮影戏脸谱的设计原则与秦腔脸谱基本相同，但与京剧脸谱有明显区别。所以，皮影艺术既有戏曲脸谱程式化的共性，又有皮影造型语言的独特性。由于皮影只是线性侧影造型，其形象的各个部分必须相连才不至于散架。所以，皮影人物必须夸张眉眼、髯、嘴等五官特征以方便连接，如把眉梢眼角延长至鬓角，将眉眼与鬓角连接起来，这是皮影戏造型最突出的特点。又由于皮影戏靠透光形成的影子表演，造型必须避免大块黑影，凡大块整片的造型必须设法用镂空线性花饰来调剂视觉。陇东皮影人的造型特点往往是整体简括，而形体的内装饰繁复丰富，这种内繁外简的对比手法使作品在朴实中透出精致。其他皮影件如殿堂帅帐、案几、牙床及各种动物、花卉等道具，体量被压缩，且稍有透视感，位置与高度都比人物低。

陇东皮影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保存了全国其他地方大多已经灭绝了的明清神怪皮影和戏剧皮影造型。如远古传说神怪皮影、吉祥辟邪神皮影、奇禽异兽皮影、精妖水怪皮影、皮影戏剧大片、水陆道场皮

影等等。皮影艺人将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各类形象按皮影艺术特殊的逻辑融合在一起,并揉进大量剪纸、宗教壁画、木刻浮雕、木偶、画像砖、画像石、门神年画等艺术元素,创造了许多的神、鬼、怪和奇禽异兽。正是这些充满想象力、造型极度夸张变形的神怪皮影形象,使陇东皮影戏魅力大增。

皮影件的雕刻手法与中国画一脉相承,主要以线作为造型手段。其运用的大量线条与战国时期的帛画、汉代画像砖及中国画中的线条如出一辙。以线条的刚柔、轻重、疾徐等形成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体现出线条造型的艺术美。皮影造型及用色本来就讲究概括性和装饰性,与线描造型相结合,更加简括和富于装饰美。线条之妙在于运用线的刚柔、粗细、浓淡、疏密等,使线条形成运动感和节奏感,从而传递出制作人的情绪、感受和精神。水墨的艺术语言中有“黑白相生”、“知白守黑”的表现方式,在皮影刻制乃至皮影舞台艺术中也是如此,线条虚实表达出空间等丰富的涵义,线条的流动体现出内在的情致。

陇东皮影的色彩艳丽而不失稳重大方。其用色讲究简练、平涂、双面着色,主要用红、黄、青、绿、黑五种纯色。每一皮影件从大的景片、衬景、道具到皮影人物均有主色调,艳而不乱、对比强烈而统一。人物的主色调代表着人物的基本性格,随着戏曲人物的不断丰富,又增添了更为华丽的色彩如蓝、紫、粉、灰、金、银等。这些颜色使其代表人物的性格具有更丰富的寓意。皮影表现直接而明确,这是由于对脸谱特征的概括和强化。陇东皮影戏脸谱艺术有套口诀:“红忠、紫孝、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凶、绿暴、神佛精灵、金银普照。”这些颜色的象征性起初是以某个典型人物为依据,后凡属于这类典型性格的人物,都可以用同样的颜色象征其性格。

如何使皮影戏在当代得到更好地发展?这是皮影艺术家面临的一个课题。其实,在漫长而变幻的历史风云中,皮影一直在吸收其他艺术的营养,融汇了多种文化来完善自己的语汇。因而,将当代的科技成果融入皮影艺术使之现代化,是符合皮影艺术发展规律的。应当注意的是,皮影艺术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应保留其原有的基本特点,如选材方式、雕刻技巧、彩绘方法、创作模式、表演技巧等。在此基础上适

当的对其作一些修改,比如过去用马灯、蜡烛照射表演,现在可以用特制的现代灯具,演出效果将更好。伴奏的乐器、地方语言说唱方式也可以进行革新,字正腔圆、动听的背景音乐将会带来更多的观众。这些不伤及皮影艺术主体的辅助方式将会使皮影艺术更具魅力。

在题材、内容上,除恢复原有的剧目外,开发一些现代内容的剧目。同时,还要依据皮影艺术的造型特色,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现代科技,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的皮影艺术形象。

在另一方面,可以将皮影艺术的元素加入电影、电视等现代艺术形式中。这方面,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动画。皮影戏与动画的有机结合,将使动画成为皮影新的表现手段,而皮影则成为动画表现风格的有益补充。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让皮影戏进一步走向世界。

总之,皮影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语言。在朝代更迭变幻的风云中,皮影不断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营养,融汇了历史发展中的多种文化来完善自己的语汇。其中雕塑、绘画、工艺更赋予其丰富的表现形式。而在皮影的数字化过程中,现代动画艺术提供了更加高度自由的表达运动的于段和捕捉生命的内涵的技巧。也正是因为这种关注图形和造型艺术中产生的革新思潮,开启了皮影艺术新的艺术道路。对传统皮影的形式、装饰、雕刻和色彩进行合理革新,结合时代精神,对造型进行升华和提炼,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对皮影艺术的民族文化气质深入挖掘,这对皮影数字化技术的传承和发展也非常有益。

此文为 2009 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批号 0901-23)、2009 年度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批号:GSBG[2009]GXG155)、2008 年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三期二批项目(批号:NWNU-KJCXGC-SK0302-27)的阶段成果。

(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